

踏
串

冊六

卷之六

重訂路史餘論目錄

宋

盧陵

羅

泓著

明

仁和

吳弘基

訂

卷一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祖

太素之年

集解

杜宇舜禹

野火落燧

五勝相感柏皇
紀

重卦伏羲太昊
紀

書契說

九井烈山炎帝
紀

育始

請雨書

赤松石室

臯禡吉祀女禍

臘蜡異

先飯

晝陵

許繇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黃帝
紀

納音五行說

格骨要

鼓吹

神荼鬱律

鬻翳

姬跋氏

鐘鼎

井田之源

渚為陵夏禹紀

五祀

解碼

俗士不可為史 好學釋者不能惑

輕鐘說

高陽紀

釋生折鶴

天地合祭

燔瘞無五

天地各兩牲

卷二 上帝

六宗

魯郊祀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商周之際

春秋用周正

孔子生日

唐國慶都廟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辭

蕡美

五老人

陵臺

蘇余氏

太山年

呂梁碑

厯山

太尉

小人之過必正安同姓

瞽叟殺人

卷三 即位書尤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譽車

舜帝無為

禹皇戒舜

賡歌

堂上

南風之詩

舜為湯于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齒玉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愛劍

黃熊夏后紀

啓母后

無支祁

四載

九載

莫高山大川

雲夢

沐

敷淺原

三江詳證

九江詳證

沈沛

息壤

龍負舟

十日

天門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達泌之史。何以謂路謾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為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据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王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之經。涂野以為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接宮中術。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為之劇。旁四達。為衢。五達。為唐。六達。為莊。七達。為塗。八達。為之崇期。九達。為達。涂莫枝於達。莫小於徑。莫大於路。故鬼冒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達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修近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今曰善。是皇大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人北。山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於條支國。臨西海間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蟲。北塞者。今北遷。有北道。

按金匱
冠軍樂卿
數道是錯
得廣氏之
劇場左傳
俗呼之五
木百草于
莊制縣三
遺文僅有
一岐出者
今北遷。有
北道。

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獵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間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崖南其王使船齋糧南去窮之八生不極其西南崖計糧有限遂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杜環經行記云：大食國其仕女魁偉壯大衣裳鮮潔容止闊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客萬人市閭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承樂中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所說天方國同。豈即大食國耶？苻堅時新羅王遣使衛頭貢暨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移今焉得同。由此推之歷代史志所載海外諸國可以此例觀之。

八會文之初
 三乾天也本乎三畫之三。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梵語竺乾為梵文班固以天世為乾寫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音徐以舌頭言之天恒切近以賴人亦為此音也從地也本乎六畫之三。父母之道也。從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為順字坤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一居中水火離也。本乎三男女之道也。家為火一居中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一在外天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罔象索之而得焉。故恩與流俗言也今夫圖有中孚之象而非有小過之象焉。蓋故其錄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覩化為鶴正為是也。罔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

後世非為飛而圖為隸。流為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陽乃云非朱為非反。非為鼎。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字
史漢用蜚蔡。
堪頌與孔耽碑皆以蟲爲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為學士王龍賜說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氣。自然成
結。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徧宣人注之。赤明玉帝於北土煉文亦火瑩。發於字形。班林枝葉皆成紫
書。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仙皆謂鳥迹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既符闡祕。以惠黎元。而
天地之妙始黨蕩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勢。作伯牛嗜穂而時令放。立律體雲。少顙鸞皇。高陽料牛
五子仙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半光倒薤。呂尚連錦。周佚尼書。史籀復篆。伯氏彌爻。子韋轉宿。雖其變
而俱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之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為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與大肝
陽佐書。王父行篆。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頃予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言
漢噭蘭呻。儻寧而不可為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遂觀晝氏錢書。玉球集古。若薛
氏之鍾鼎欵識。洪公隸摹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畫。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天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史
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草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知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福
書。四司所保。青空棟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而聞也。吾而聞之。抑不知天帝之棟之貌。其謚之邪。
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字二十字。與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
石室。室中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繩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此有鵠荒漾食乃擣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
進尋。已迷其處。

接春秋命曆。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祿陳晃上言曆元不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荒謬。按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為曆本。故鄭玄云。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惟精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堯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謫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詛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疏訛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發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楊升菴曰。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耶。善乎莊子之言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存而不論可也。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叔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於天皇榮氏。云五龍是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僕。商龍金僕之類。而以宮龍土僕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為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矣。郡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僕。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倦詩注。今上郡著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僕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衛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仙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他屬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條。麟鶴來游。思春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岡。

杜字贊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於鱉。鱉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鳥歌於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為蜀王。號望帝。徙都於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闕為後戶。玉壘城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岷山為蓄牧。南中為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荆人奉之不得。至蜀起見望。

高皇帝以之為相。後禮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鵠方鳴。因號杜鵠。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字禮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為子雋。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皇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為曹王王者。據風俗通等。鑿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高皇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鑿之。蜀始陸處。以為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禮焉。是為蜀。開明氏。幸號萬通。生蓋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鄖。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於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達記。周襄王至蠻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蠻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蠻水名也。字。一作蠻。音別。縣在牂柯集韻音幣。而刺中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杜魄荆戶為妄。鶩令亦作蠻靈。墓在鄖西五里。

野义落蠻

落蠻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為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野义夜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皮。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义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义城。城中有夜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閑祭之。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戶魄其中。博物志言。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猿。高七尺。而人行曰攬。見婦女輓盜之入穴。呼夜必窟沈黎。即今黎州漢源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狗國。即五代胡嶠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領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為異。釋

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爾。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獮蜃分盃。十膳鳴釜。蒙灰傳湯。啄木愈蠶。匡湯引瓠。鵝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枝地而兔走。箴綴舟帶而蛇去。狗舐甕而蟹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態不齊。固亦有其故矣。瑩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葷化牛。蠶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硬錫以旆。畫葦以蘆。酒油以塞。灌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蒸雄。蓋不得而誣也。今夫就既裂圭。硫盃毀熱。薑磁免爆。葵繅不熱。翡翠肩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癲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絃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既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駢烟殺蛟。犀火照怪。慈石引鉛。虎珀拾芥。勃荷醉猶。皂莢宜智。秦以蟹散。栗因酒壞。麻得秦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柴冤匡誠。石灰正釀。戎鹽棄卵。青蠅還錢。磬角續劍。鸞膝集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按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爻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訛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詞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

董子曰。人之言醞去烟。燭羽去昧。慈石取鐵。頭金取火。蠶珥緣於室。而絳絕於堂。禾實于野。而粟缺於

莊子曰。元
非道也

倉蕪裏生於燕。捕枳死于荆。物之奇怪。非人所意也。

重卦伏羲

接易之象
有三地上
有水地中
有木空中
生火在山
中風自火
蓋震象也
天下有山
可以遁矣
澤中有火
可以革矣
意象也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卦之體。為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二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為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為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褚衣而貨春於鬻。既夢乘雲。遠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覆之言。不自後世。改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加蹇繫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行。而微文。卒古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為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行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必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加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丹鉛錄云。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

楊升菴曰
玉篇起說
文書指錄
易經學發

推數因數以推理。○按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渙。小畜作毒。畜大畜作奮。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禡。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鑿。謙作恭。遯作遜。蠱作荔。无妄作毋。家人作散。家人渙作渙。又有瞿欽規夜五卦。岑雷林。禦馬徒。三復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書契說

書之叙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為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為文籍起於五帝。斯大謬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文。豈五帝之為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頴達既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况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烏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為三皇之前。鳥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畧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為不迂也。又况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錢勒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數周之。廣一頃。十一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

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陰人即其處為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屬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於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為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真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沒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舟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壤之九井。與江甯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為陰寶使相通。引東礮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固知礮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甯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為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粟。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栗洲。非古之列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為有不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為。用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為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哀之者。亦已眾矣。然而或猿或綈。僞誇實錄。稽之於事實者為恆。易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為伏羲黃帝。內傳以為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堯杆臼為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

李平吾曰
見龍思利
活會古人
制作于荒
在阿堵中
香之後正

本雍父跋晉書為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耒耜亦見於易。其為斧一日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為垂作耒耨字林又以来半為皇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為杵臼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元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鑊。大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鑊竈蒸穀為飯烹穀為羹燔肉為炙之說茲大緣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就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畧為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蠻箏箇羌笛羯鼓胡床兜綿絨錦鞞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為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廬里伊尹之復吾丘子之饁亂之舞衣公劉之索穀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為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為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為迂以拓跋為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為妄指旃為檀認蘇為祓是亦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或問龍行雨之說曰
龍水物也
其出與陽
未穴處故
能成雨然
之氣蒸鬱
而歲必豐
龍之為也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兩日而下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大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為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聚斂八日為壇東門植松柏祠共

又曰如飯
既可食其
益蒸熟而
有汗淋漓
則為雨如
飯飯不益
其氣最而
不收則為
霧

陳明加曰
董子論郊
祀甚正此
近怪矣或
真偽難也

工八生魚立酒牋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僅衣青舞之。田畜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虯
蟆。楚雄雞老狼。闔南門置冰其外。開里北門。楚老鐵埋骨。開泉。夏冬。縣邑以水日。家人祀。靈暴金為壇。南
門外植十赤增。祀。嵒。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鶴。假。如春
祠。季夏。燔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祠中。雷及燭以母飽五壇。帝旁植五黃增。
戊己日為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
祀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增。庚辛日為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鰐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
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壅水祠立冥。以雌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鄰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
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泰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為龍。開陰
閑陽。焚新狸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視一片諸巫母聚郭門為壇。以脯酒祭
女。擇寬便徒市。母納丈夫。丈夫母相從飲。令更妻各往視。其夫到即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
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士人舞雩。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
雨澤以為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
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按繁露云求雨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結土為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更民夫婦
皆偶處。凡求雨之大体。丈夫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袖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為
其旱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德。尤得楚心。外倚強楚。
雨幸大澍。清酒脯脯。再拜請雨。

燒陽失氣。又作南門。營民與俗。皆不雨。各皆同。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廟在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為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既毫移。老襄成家於石室。故齊孔稚立館碑云。赤松家於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為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鄭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黃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王。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為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與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數。至堯時。為木工。故傳謂帝堯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間赤松子中飛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迹於炎陵。可得而詳也。

臯禡古祀女媧

變蠻吉祿變祓
言祓之神也

臯禡之神。女媧是蠻。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娥闇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嘗郊禡。則郊禡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娥胎同列。豈得為娥闇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為闇。狄吞乙卯而生子。後王以為媒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為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媧。生民禋祀。以後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禡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禡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

所禋乃於上帝。至娥簡癸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若。昔先祖則廢之矣。斯說爲無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祠蕪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祀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承事賓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祭鬯所以謂祿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東皆云。草祿者人之先也。盧社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三牲請於高祿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祿。而古有祿氏之官。以為之禱。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祿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於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嚳。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腊。享祭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氏掌夫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牘。取其老物以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故既蜡則飲酒於學。當正屬民。飲酒於序。今得極歡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縗。繢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於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也。王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

蜡八蜡以
祀四方年
不順風八
增不適以
微民財也
順風之方
其始大通
以移民也